



以舞蹈之美获得新生

——舞剧《红高粱》的故事性与戏剧性



□ 韩春启

舞剧最不长讲故事，但舞剧又必须有故事。舞剧是戏剧，但舞剧又不是一般概念的戏剧样式。这样的矛盾性和冲突性突出了舞剧创作的特点，同时也带来了舞剧艺术独特而强烈的魅力。但是，我们在很多舞剧作品中，却很难去感受故事结构的流畅和戏剧情节的感动。在我看来，舞剧的故事性或者说戏剧性需要以一种舞蹈独特的形态来体现。如果可以比喻得简单些，那就如同是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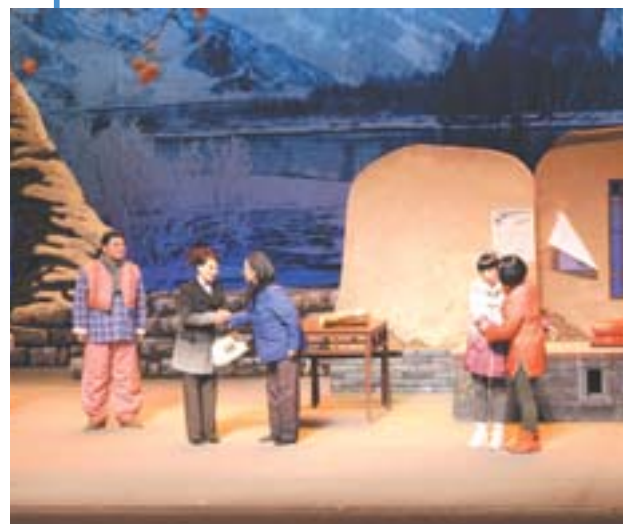
文章中的文字词语，如何用这些文字讲述一个好故事，同时还能欣赏这些文辞本身的美。青岛歌舞剧团的舞剧《红高粱》无疑创造了一个范例，它从文学和电影脱胎而来，但又以舞蹈的美获得了新生。在这部舞剧中，人物和故事以及戏剧性似乎都天然具备了，好像文学作品和同名电影已经为它做好了基础。但其实在构筑舞剧的戏剧性和故事上反而更难。要确定舞剧文学结构和戏剧性，我们至少要面对解决三个关键门槛。首先，编创者要从文学中去发现和截取能够以

舞剧形式表达的戏剧故事，而莫言的叙述方式在时空上又“飘忽不定”，跳跃性的情节发展好像与舞蹈的形态接近，但由于容量和艺术形式的不同反而给舞剧的创作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其次，是红高粱的文学语言的独特性。它强烈的地域性语言与带有隐喻和寓言式的魔幻叙述风格，将一个似乎大俗的普通农民故事，推上了具有人类善恶历史冲突的特殊意义的大雅之堂。这对舞剧创作来说，不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三，就是同名成功电影的先入为主的形象挑战。由于电影在处理故事和场面形象方面的特殊优势，加上文学作者在戏剧性和故事结构上亲自操刀，使电影的戏剧性与故事不但相对完整，而且很具有感染力。还应该提及的是音乐，在对某些情境的处理方面，电影音乐表达得完美流畅，舞剧也无法回避这些情境，这对舞剧的音乐创作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从最后的结果上看，舞剧《红高粱》基本上解决了上述三道门槛。它能够从浩大的文学故事中，特别注意围绕着人物关系、命运而抽离出相对完整的故事脉络，用独特创造性的舞蹈语言方式讲述了一个能让观众入戏的动人故事。从中可以看出，编导能够把握从文学故事转换为舞剧戏剧性的能力，也可以看出舞剧的故事性是一种全新创作的“新”故事形态。舞剧《红高粱》摒弃了一般舞剧中戏剧表演加动作展示的套路，既没有腰腿、跳转的炫技鼓掌，也不是信马由缰

的梦境诗化。而是用朴素简洁的动作语言，干净利落地剥离出一系列极具戏剧性的故事情境。在这个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线索里，叙述的角度可以自由转换。人物鲜活生动，情节处理巧妙起伏，场面调度自由灵活，以浓浓的情感宣泄，完成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人文述说。

作为一种相对抽象的戏剧艺术形态，舞剧的叙事能力一直被定位为天然的缺失。相对于其他戏剧形态，这也成为很多舞剧创作者弱化或者无力构建戏剧性的借口。从这个意义上讲，舞剧《红高粱》将故事性和戏剧性有意识地“粘合”在一起，以浓烈的地域味道和全新的叙述语言，呈现出一种朴拙多姿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样式。青岛歌舞剧院慧眼识英，而以王舸和许锐为首的年青创作团队的创作态度与执着追求，也许更是应该让我们关注和思索的现象。他们在短短的几年间就陆续创作出《骑楼晚风》、《徽班》、《东厢记》和《红高粱》四部风格各异的舞剧作品。而且每一部作品都在业内引起不小的关注和讨论，其创作力之旺盛，成功率之高以及风格探索的锐度，在中国当下舞蹈界几乎无人能出其右。我以为，除了他们的天分和机遇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创作的态度。在当今浮躁的文化环境中，他们能沉下心来，屏蔽嘈杂，凭借认真执着的态度，一步步走好自己的创作之路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赋得助廉

慈母泪

评莱芜梆子《儿行千里》

□ 颜妍

近日在京演出的山东莱芜梆子现代戏《儿行千里》，剧情并不复杂。高官郑耀忠携妻带女回到山村老家为80岁的老母亲祝寿，简朴的宴会上不请自到的周总，毕恭毕敬的李主任，宾馆里等待接见的地方领导，包装精美的洋酒、野山参，礼盒里夹着的巨额现金，这些让敏感的老母亲不由得起了疑心。紧接着以“惊梦”、“惊魂”、“惊恐”为名串起的三场戏，是母亲的重重惊怕，背后也是儿子无法挽回的步步沉沦与蜕变，权钱交易、利欲熏心的郑耀忠最终锒铛入狱。善良的老母亲跪求乡亲，四处筹钱以还赃款。在一场大义、大爱的“惊泪”戏后，郑耀忠最终因立功表现，从生死线上被拉了回来。

如何在有限的时空内，把并不复杂的剧情做出张力，并且充分调动起观众的情感投入来？《儿行千里》一是在“线”上做文章。“儿行千里”，行之远，位之高，让老母亲期盼，也让乡亲们骄傲，一个正面的、闪光的郑耀忠形象埋下了故事最初的伏笔，而随着寿宴上不速之客的到来，剧情的线变得越发“陡峭”起来。老母亲与儿子，一明一暗，一个好言劝诫，一个执意回避，线如弦般越绷越紧，直到东窗事发，狱中相见，分外激烈的感情如弦断一样穿越舞台；二是在人物形象上下功夫，该剧的人物形象鲜明却不脸谱化，老母亲为人正直坚毅，可是一连串的噩梦、来来回回的担忧、反反复复的念叨也让人看出她作为女性、作为母亲的柔弱甚至脆弱的一面。郑耀忠虽然对母亲矢口否认，可他在贪心、凝聚各部门各环节，应该成为新时代戏剧创作的最高原则。

《儿行千里》的人情人理，更在于它把反腐倡廉的主题“嵌”进了一个母亲的心里。盼子心切的母亲用报纸糊墙，给衣锦还乡的儿子挡住墙上的灰尘时，压根儿没有想到，更污浊的灰尘已经蒙蔽和侵蚀了儿子的心灵。她连夜送来的一叠叠零钱和儿子受赃的一擦擦巨款比起来，多么的微薄，又是多么的坦荡！“缺钱花，娘给你”，这既是担心儿子缺钱才收受礼金，因而从物质上支援，但又未尝不是她在价值观上给儿子的暗示与“支援”。老母亲的深明大义来自她最基本的生活认同：辛苦劳动所得，才来得安心，何必为了无穷尽的欲望而从此再无“热炕头、宽心睡”！通过将腐败与廉洁的选择放置于一个母亲的视角之下，《儿行千里》让人更清楚地看到，两种选择的界限在哪里，为人、做官的“常识”在哪里，人的贪婪所遮蔽的生活的真相又在哪里。反过来，通过郑耀忠的锒铛入狱，通过母亲的磕头求援，通过乡亲们的震惊和痛惜，也让人看到腐败对母爱、亲情、乡情的伤害。

现代戏剧创作的魅力和困难都在于，怎样找到现代主题思想与传统艺术形式的契合。《儿行千里》一样要面临这样的考验。整部戏看下来，观众不觉得“硬”，不觉得“隔”，正在于它的戏曲样式和表达意图之间的契合。已有200多年历史的莱芜梆子，字正、声硬、音直，唱腔刚劲豪爽、高亢激昂，没有大幅度的旋律变化和音符跳跃，似乎特别有利于正剧的表达。作为一出“土生土长”的原创新剧，《儿行千里》的唱词乡土气息浓郁，句句家常话却又饱含真道理，朴实酣畅的唱词加上高昂激越的曲调，与整部戏追求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主题相映相衬。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戏所有的创作、表演者都来自山东莱芜梆子剧团，他们熟悉莱芜梆子的戏曲套式，也熟悉这片土地上的乡村生活，因而在戏里戏外都体现出成熟的戏曲表演和深厚的生活基础的契合。这些成就了《儿行千里》的特色，它可能不够精致，不够细腻，不够华丽，但是扎实，朴素，而且诚恳。它的亲和力足以让你坐下来认真地把它看完。

自2008年创作上演以来，《儿行千里》已经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党员干部队伍中巡演了140多场，边演边改，不断汲取舞台经验，在实践中打磨锤炼。作为观众，很希望它在改进的过程中，尝试着“留白”，尝试着给高昂的情绪以更灵活、更顺畅的出口，让一些提在嗓子眼的情绪更沉稳地落下去。这样，它在酣畅淋漓之外，也许能有一种推进的层次感，在完整的过程中，也能有一些让人难忘的“坎儿”。愿《儿行千里》在精进与提升之后，与更广大的观众见面。

品相正大的整体格调

——看山东梆子《两狼山上》

□ 于学剑

先说一个小事故：上世纪20年代北京某媒体评京剧四大名旦，以分数见高低。梅兰芳论唱不如程砚秋，论武功不如尚小云，论身段不如荀慧生，然而却终居榜首。何也？因为梅兰芳总分最高，他赢在“整体”上。

昔日戏曲的时代审美，将整体看做是主演的一己之功。当代审美，则主要看其剧目的整体水准。这是戏曲文化的进步，是时代审美的进步。以山东梆子《两狼山上》为例，其题材表现的今昔不同，即可印证这一变化。

《两狼山上》演的是宋代杨家将杨业壮烈牺牲的故事。这个题材有两出经典性的传统戏。一出是京剧四大须生之一杨宝森的《李陵碑》，其唱腔的苍凉蕴藉迄今无人能比；一出是山东梆子“一代红脸”窦朝荣的《两狼山》，窦老用他那沙乎乎的大嗓唱出了豪迈沉雄，把这出戏唱出影响乃至成为山东梆子经典。这两出戏就以演员高超的演唱来支撑的，演唱成就的辉煌与其它方面的平庸并呈于历史。——《两狼山上》演员演唱造诣不能比肩于前贤，但却以崭新的整体风范闪光于当今舞台，受到广泛好评。剧目从剧本到二度创作，全方位拓展，对戏曲传统作了自觉地继承与创新。这出剧正大、庄重、雄浑、靓丽，呈现出当代品质。

精忠报国的忠诚精神是本剧的思想灵魂。全剧浓墨重彩地将这一精神赋予杨业及其杨氏一门。杨业的悲剧几乎从一开始就已注定。他落入圈套，一步步陷入绝境，最终

以“我以我血写忠诚”的精神，完成了人生价值的终极选择。剧本重点表现杨业忠诚精神的同时，又让他悲愤地发出不解的疑问：“天道今何其不彰？人君也何其不明？”一声天问，丰富了杨业这一人物的传统形象，走进了人性的真实。剧本还巧妙地将传统戏的忠奸之争，拨移为重点写杨业在绝境中对国家的忠诚不移。结构上，前面波澜激流，卷起令人不祥的悬念，后面截流为漩涡，写尽杨业的人志情思、生死咏叹。——视点拨移，主写忠烈，人性开拓，是本剧对杨业题材的拓展与升华。

舞台呈现，开剧中多有动势。前面那精彩的小开打(金沙滩厮杀，杨七郎突围)，其设计与呈现达到了恰到好处的程度，技不离戏，重点表现人物，毫无弄技之弊。后面在杨业的咏叹中有马的人化、树的移动、水袖的飘舞，调动了戏曲化的特色。

本剧的舞台美术，简约简括，台上没有桌椅摆设，给表演留出最大空间。印象式的写意背景，布出塞外风烟，远山苍茫，峡谷密林等战地气象，紧扣本剧悲烈精神。服装化妆有传统式，有新设计，和谐一体。杨业及佘太君服装的明黄色，犹如著名油画《戴金盔的男子》其盔顶上那一抹亮眼的金黄，在色彩对比中，直透人物的坚毅与忠诚。本剧音乐，如国画中的泼墨，酣畅恣肆，一片云烟，染出本剧的悲壮氛围。激昂的音乐声中，不时加入“啊”的女声伴唱，犹如身临大山，忽尔传来涧水松风，别添清韵。

在剧目整体中，表演是聚焦点。本剧有一支充满朝气且又表演规矩的演员队伍。他们台风朴素，有山东梆子剧种特有的粗犷气



息，又不失于粗疏，能拢住聚焦的目光。其中饰演杨业的杨圣军尤为出色。在我的视野里，他是活跃于当今山东梆子舞台上最好的红脸演员，堪称“红脸之魁”，他的体魄气质和一身正气与角色合铸为舞台重心。动静之间戳得住，有“角儿”的份量。他以二本嗓为主融和大本嗓，唱得真力弥漫，毫无躁气，他用激情与沉着成功地塑造了杨业形象。佘太君(武兰香饰)扮相饱满，气质开阔稳重。萧太后(宋其美饰)，大气放达，唱腔圆润。杨七郎(陈扬饰)，粗犷中见单纯，有武功，大靠两个扭身做得漂亮。杨六郎(李继

业饰)，恭谨忠勇，还有众将士女角，都有神采有规矩。——这一台演员共同打造了本剧的博大气韵，由此也看到泰安市山东梆子艺术研究院、泰安市山东梆子剧团团风的整肃和青春向上的团队精神。

《两狼山上》可称道的整体水平，启示我们对戏曲创作再次作这样的思考。传统的“演员中心论”，后来的“剧本中心论”、“导演中心论”都有可能致艺术整体的倾斜，以“剧目”为中心，为旗帜，凝聚各部门各环节，应该成为新时代戏剧创作的最高原则。

新编五音戏《云翠仙》弘扬人间真善美



□ 宁昊然

《云翠仙》是根据《聊斋志异》卷十一的一篇同名短篇小说改编。讲述的是美貌心善的狐仙云翠仙为报救命之恩，甘愿放弃千年道业，自媒自嫁落魄书生梁有才。婚后，恶少赵虎垂涎云翠仙美貌，欲占为己有，设下圈套诱骗梁有才写下典妻契约。众狐仙闻讯，打抱不平，将计就计，惩罚了恶霸，终使得夫妻二人劫后重逢，破镜重圆。该剧导演王青称：“云翠仙以她无私的爱和纯真

的情，向我们展示了生命与爱情的真谛。”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陈鹏在观后表示，这部戏不仅仅是简单的爱情故事，而是更加注重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狐仙云翠仙为何会向人问婚？是男主角梁有才的善良打动了她，才让她舍得放弃千年道业。人间自有真善美，是这部戏的主题思想。”淄博市五音戏剧院院长马光舜说。

作为聊斋题材的爱情戏，戏中的聊斋元素自然不可少。“《云翠仙》是五音戏和聊斋文化的结合，并将聊斋文化挖深、放大，

对《聊斋志异》有了解的观众应该能从戏中看出编剧的用心。”该剧的唱腔设计毕金奎说。

马光舜表示，《云翠仙》在五音戏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以往的五音戏多是一些家长里短、生活化的故事，语言较为通俗，而新版《云翠仙》做到了雅俗兼顾，既没有脱离五音戏的根，又在根上求新发展。”

《云翠仙》曾在2006年上海国际艺术节中亮相，是唯一入选的地方戏，也是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办以来，山东地方戏第一次登台。8年来，为把《云翠仙》打造成艺术精品，淄博市五音戏剧院先后3次对剧本进行较大程度的修改，并特邀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导演王青担任总导演，上海越剧院著名剧作家胡薇坪担纲艺术总监、安徽省艺术研究所一级作曲徐志远任编曲。全剧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作了大胆创新。

“第一版编剧张士信是淄博五音戏剧院的老编剧，之后由上海越剧院著名剧作家胡薇坪再次修改并担纲该剧艺术总监。最新版本的执笔编剧是山东省著名剧作家、原山东省剧协副主席王新生。”毕金奎称，“这一版文字上的特点是文学性显著提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又文字性雅。通过谱曲就能感觉到，王新生老师的词特别能激发作曲灵感。”淄博市文广新局局长李贵平称，最新版的剧本文学语言准确优美，更具有文学性，故事性大大增强，情节连贯舒展。

较之以往的五音戏，该剧在音乐上也有很大改进。“这部戏的套腔少，更多的是根据剧情和角色需要去谱曲，贴近人物内

心。”毕金奎称。“精益求精是全体演职员工的目标。”马光舜介绍，经多次改进，这部戏的服装设计和舞美也更加唯美，舞台效果更加震撼，更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十艺节”省筹委会副秘书长刘为民表示：“这个戏的舞美是我看到的山东地方戏中，做得最好的之一。”原山东京剧院院长焦体怡在这部剧的座谈会中说：“《云翠仙》这部戏是在向尽善尽美挺进。”王新生则认为，《云翠仙》把五音戏这一地方小剧种唱出了大气象。

自《云翠仙》上演以来，无论是在国际大舞台参加专业性表演，还是在田间地头、厂矿企业为百姓演出，无不受到热烈欢迎。毕金奎介绍，去年10月份在济南举办的全省优秀舞台剧目展演中，《云翠仙》共演出两场。山东大学、山东艺术学院等高校的很多大学生都去观看了演出。“当时共上演两场，第一场戏卖出100多张票，第二场卖出的票多了一倍。原来已经看过一次的学生又来了。场面的火爆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山东大学的一名师研究生连续观看了两场演出，他认为《云翠仙》改变了他对中国戏曲的看法，他没有想到五音戏这个地方小剧种竟然这么好，这样吸引人。”

为何一部地方戏会博得青年学子的厚爱？毕金奎说，首先这部戏的剧情吸引人，能把观众带进戏中；其次，相对于吕剧、山东梆子等地方戏，五音戏的唱腔较为柔美，年轻人更易于接受；另外，改进后的《云翠仙》舞美效果和服装设计更具观赏性，好听又好看，符合年轻人的口味。